

独幕话剧

防空洞

凌風編劇

長江文藝出版社

PDG

時間：現在，一個初夏的晚上。

地點：某城市。

人物：

徐名川：五十多歲，中學語文教師。

徐平：徐名川的女兒，二十歲，高中學生。

王亞南：徐平的男同學。

吳雄：中學語文教師，隱藏在學校中的特務。

公安人員甲、乙。

佈景：徐名川家客室兼書房。後壁正中間一扇大窗，窗下靠右邊牆脚置一痰盂，窗外是一片竹林，客室右後方有一小門，門外是一小院，穿過院子是廚房，右前側一門通臥室，左後角斜置一大書櫥，堆滿了書籍，稍前，靠左壁置一大寫字枱及轉椅，客室正中有一小圓桌，稍右，有兩張單人沙發，一小几，上置水瓶茶杯，左前側一門通外面大門。

幕啓：徐名川披睡衣，一手執教案，一手執小鬧鐘，站在小圓桌後，正聚精會神地在講解左傳的“曹劌論戰”。

徐名川：（看書，點頭晃腦）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仰首視前）同學們——

〔突然一道閃電明亮了半月天，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外的竹

子在大風中亂擺。接着一聲猛雷，雷聲中，窗口現出一個人頭，這人看來很驚慌，好像有人在追趕他似地，他略一遲疑，縱身跳進客室來；他就是隱藏在學校裏的特務吳雄。他站在徐名川背後四顧找尋藏身之處，徐未察覺，繼續備課。

徐名川：——同學們，左傳筆法的精鍊，從這三句話裏充分表現出來——

〔吳雄蹣足向廚房走去，不慎踢翻牆腳痰盂。徐掉頭見吳，與之點頭招呼，以手示意吳坐沙發上，徐繼續講書。〕

徐名川：——上面這三句話如果說完全了應該是這樣：一鼓作氣，再鼓而氣衰，三鼓而氣竭。但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文學天才左丘明却省去了六個字。這樣，不但沒有使意思含糊，相反地，却使話說得更響亮，更有力！

〔鬧鐘大響，吳雄從椅上驚起。〕

吳 雄：這做什麼？

徐名川：（頹然放下書和鐘）唉！又完啦！四十五分鐘到了！

（掄手絹拭汗）

吳 雄：（恍然）哦，徐老是在備課呀！

徐名川：怎麼？老吳你忘啦？明天的全市中等學校語文觀摩教學，是我的“曹劌論戰”。這玩意，在我真是破題兒第一遭，傷透腦筋的就是課時掌握不準呀！你瞧，剛才第一個課時講導言，歷史背景，我三十五分鐘就把材料說完了。這一課時講解課文，才講到三鼓，嘖，鐘就響了。唉！學到用時方恨少，只怪平素你我對課時計劃太不注意了啊！

吳 雄：（胆怯地瞅着窗外，一邊敷衍）你徐老是本市古漢語教師的老前輩，講左傳還不是輕車熟路。

徐名川：快別說這話，快別說這話。我們以前的那一套過時啦，眼下講古文，不是咬文嚼字，故弄玄虛。主要的是要挖掘它的思想性、人民性，要聯系當前的實際鬥爭。我的天啦，這些方面，我們只好做小學生了呀！

吳 雄：（仍瞅着窗外）這不就得了嗎！主要精神你徐老全說上了。

徐名川：噯，光會喊兩句口號有什麼用？蘇聯專家不是提出意見來過？各科教學結合政治教育，不能是黃油搭麵包，一定要是白糖和開水。白糖和開水呀！呃，你看我也是急昏了，客來半天啦！開水也不倒一杯，讓人枯坐。

〔徐名川趨几前倒茶，吳未注意接茶，只顧瞅着窗外。〕

徐名川：（見狀）唉，你瞅什麼？

吳 雄：（接茶，掩飾）噯，窗外這片竹林真有詩意。你忙正經的吧！我也是記掛明天的觀摩教學，特地上你這兒來看看的。

徐名川：（拍吳肩）到底是老同事！

〔有敲門聲，吳驚起，徐不理會。〕

徐名川：老吳啊！有一點，到現在我還無所適從，你說，關於朗誦古文該用什麼腔調？

吳 雄：（戒備）聽，有人敲門！

〔敲門聲更急，有女人叫喊開門聲。〕

徐名川：簡直不讓人有一點時間！真討厭，老吳，你坐一會。（向客室門口走去）

〔吳急轉身欲跨窗逃，徐忽轉身見狀。〕

徐名川：老吳，你，你這做什麼？

吳 雄：（只得縮回已跨上窗台的一隻腳）我……我看看這天，怕有雨來，想關窗的，唉，關窗的！

徐名川：老吳，你剛才進來好像沒叫我開門？

吳 雄：我——我進來的時候，大門是掩着的，進來後我給關上了！

徐名川：哦——（下）

〔吳復跨窗，一道閃電把窗外照得雪亮，吳一楞，猛轉身，退回屋內。〕

吳 雄：（自語）且慢，如果老傢伙告訴他們，我剛才上這裏來過，現在我這一跑，不是更引起人家的懷疑？這碼頭我還能蹲得住？（四顧）不如先找個地方隱起來，見機而作，老傢伙不提出我來便罷，要提出我來——（掏出手槍一揚）哼！先下手爲強，就給他們一個斬草除根！（門外有說話聲，吳急躲入臥室，虛掩室門，在門後偷聽）

〔徐平匆匆上四面察看，王亞南、徐名川隨後上。〕

徐 平：（急促）爸，有人來過？

徐名川：瞧你這麼驚驚惶惶地，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呀？這會子不蹲在教室裏自修？看你爸這一把鬍子了，（指圓桌上教案）喲，還在跟時間賽跑哩，（看了一眼王亞南）可你們呢？

徐 平：（不理會）爸，我問你有人來過啵？

徐名川：有人來過？（在轉椅上坐下）徐平，虧你還進高二，都已經讀古文了，可怎麼連普通話也說不周全？我這兒是一天到晚有人來的呀！曉得你指的是什麼時候？

徐 平：（發急）剛才，我說的是剛才！爸，你什麼事都是嘻嘻哈哈的無所謂，可這事兒不是鬧着玩的呀！

徐名川：也不知是誰跟誰鬧着玩，我關着門在家裏專心一志備課，半腰裏殺出你這個程咬金來，沒頭沒尾的亂嚷嚷，還說我鬧着玩兒！

王亞南：徐老師，我們學校發現特務了！

徐名川：（驚）哦？特務？這可真不是鬧玩兒的！（頓）可學校不是工廠，又不是機關，特務跑來有什麼幹的？你們倒說說是怎麼個特務！

徐平：（誠懇地）爸，我說你這思想就不對頭。你說學校是幹什麼的？

徐名川：瞧，瞧，又來考教我來啦，學校是給國家培養建設人材呀。

徐平：是啊！敵人要破壞我們國家建設，爲什麼就不能破壞培養建設人材的學校呢？

徐名川：這——（爲自己解圍）呃，你們倒說說是個怎麼樣的特務！

徐平：今晚上老師們不是上黨課嗎？

徐名川：這我知道，那是自由參加的。

徐平：知道，可是不去的老師很少。（不滿地瞟了徐名川一眼）

徐名川：（聳肩）有幾個像我這麼忙的？（指圓桌上教案）就差沒把吃飯的時間也擠出來了！

王亞南：我們寄宿生也都擠在樓上高一甲的教室外面走廊上旁聽。

徐平：（接上）正上黨課的時候，有一位同學忽然指着斜對過樓下初三丙的教室喊起來：“有賊啊！”

徐名川：過去，每到學期要結束，小偷總是想來光顧學校

的。

徐平：唉，你聽我說呀！當時初三丙教室裏沒有燈，幾個寄宿生也在聽黨課，可走廊裏有燈亮，只看見一個人影從教室裏竄出來，大夥就直奔下樓往大門跑去堵截那個人，誰知他並沒往大門跑，一轉身，穿過假山，從男廁所送大便的小門溜出去了。

徐名川：哦，這傢伙對學校的情況倒相當熟悉。那末，教室裏少了些什麼沒有？

徐平：什麼東西也沒少，倒是多出不少東西來，同學們從初三丙教室課桌內搜出了特務散發的反動傳單，學校立即打電話報告公安部門，我們大夥就分頭追趕特務。

徐名川：這樣做未免嫌魯莽點兒。想想看，你們都是赤手空拳的，可那傢伙既是特務，難免沒有兇器，萬一追急了——

徐平：（諷刺）大夥可沒爸考慮得這麼周全，我們只有一個信念，決不能眼睜睜看着這條毒蛇在我們鼻子跟前滑掉！（從身上掏出一張傳單）看，這是在學校後門口檢到的。（四顧）

徐名川：（站起，接過傳單唸）告匪陷區青年學生書。（默唸）……（輕蔑地將傳單擲地上）哼，真是無恥之尤，這能騙得了誰？（從睡衣袋中掏出烟盒，拿了枝烟燃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可捉特務怎麼捉到我家裏來了呢？

王亞南：那個特務出了後門就順着小路朝這邊奔逃，我們大夥就跟着追，追到這兒不見那傢伙了。左面是一片麥田，右邊就是徐老師的屋子，再往前攔着一條小河，

河那邊是郊區了。大夥一商量就分別往小河跟麥田圍過去，同時讓我們上您這兒來看看，把這個情況告訴您，各方面提高警惕，加強注意，免得受到特務的暗害。萬一發生意外，徐老師這兒住得又偏僻了些，怕——

徐名川：這個——你們大可放心，我自打學堂裏出來就拿粉筆頭子，二十多年了，一直是跟書本子打交道。不是我麻痺，特務找上我有什麼目的呢？

徐平：（冷冷地）爸如果現在當面碰到了特務，按照爸的意思，大概準會閉上眼；搖搖頭說：我們河水不犯井水，我教我的書，你幹你的特務，我不管你，你也別傷我。

徐名川：（連連搖頭）這——哪兒會有這樣的事？那我不是變成包庇特務的反革命分子了？就拿一個公民的責任來說，我也決不能這樣做呀！

徐平：可照爸剛才的那套理論，不能不使人有這樣的懷疑。

徐名川：唉，你們都喜歡把問題看得太尖銳。

徐平：不是我們喜歡把問題看得太尖銳，事實上，目前的鬥爭是太尖銳了。爸，我真替你的腦袋耽憂！

徐名川：（正色）如果真碰上這樣的事，你爸決不會吝嗇自己的腦袋！——

徐平：不，我的意思是耽憂像爸這樣的腦袋，很容易會做了特務的防空洞！

〔天邊劃過一道閃電，照亮了竹林。〕

王亞南：（指窗外）這外面是——

徐平：對，我倒忘啦，上屋後看看去，爸，電棒給我一

下。

徐名川：（指寫字枱）喲，在抽屜裏，你自己拿去。

徐平：（開抽屜取出電棒）爸，剛才我的話可能說重了，你生我的氣了吧？

徐名川：不，不，你的話都對，可就是我這副腦筋不成了，一下子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呀！

徐平：噯，我這人就是犯急躁病！（對王）同學們不是也批評過我？（親切地）爸，我們以後慢慢再談吧！（與王下）

徐名川：唉，我這腦筋哦！（拿起圓桌上的教案看，突然放下書，四下張望）咦？老吳，老吳人呢？（大聲）老吳，老吳！

〔屋後傳來徐平的聲音：“爸，你喊什麼呀？”〕

徐名川：（忙以手掩口，自語）老吳不是剛才來的嗎？我怎麼沒跟我女兒她們說呢？要是——（捶頭）唉，我也是給他們搞得七顛八倒了，他們要找的是特務，這跟老吳有什麼關係？說出他來，不是徒然找麻煩？吳雄他是中學語文教師，特地來我這兒來幫我研究明天觀摩教學問題的。（四顧）可他上哪兒去了呢？

〔徐平、王亞南在窗口出現。〕

王亞南：徐老師！

徐名川：（在翻看教案，不看窗外）怎麼樣？發現特務了嗎？

王亞南：沒有，可在這窗外揀到一枚——

〔徐平碰王，示意勿語。〕

徐名川：（沒聽清，趨窗前）你說什麼？

徐平：（謹慎地）爸，你的證章呢？

徐名川：你怎麼好好地想起問這個？

徐平：學校黑板報上不是提出的嗎？爲了提高警惕，本

校師生出入校門一律須佩帶證章。

徐名川：我就不習慣。

徐平：是啊，我就因為不大看見爸佩帶，這才問的，別是搞丟了吧？

徐名川：我正是怕丟才不帶的。

徐平：你給我看看好吧？

徐名川：唉，你真麻煩，講到風就是雨，證章放在抽屜裏，要看，你進屋裏來看吧。

徐平：不進來囉，同學們還在前面等着呢，去，去找找看，我是好心提醒爸，找出來佩上，免得明兒早上進不了校門。

徐名川：（無可奈何）你媽不在了，難為你這麼照應我！（至辦公桌前開抽屜取出證章向徐平揚了揚）喲；放心了吧？

〔徐平，王亞南相顧一怔，愈感驚奇。〕

徐平：（對爸）嗯，嗯，別忘了佩上呀！

徐名川：（不耐）曉得了，曉得了。（將證章丟桌上）

徐平：我們不進來了，爸來關門吧，晚上門戶要格外小心呀！

徐名川：曉得了，曉得了！（邊走邊囁咕）簡直拿我當三歲小把戲！（下）

徐平：（輕聲對王）奇怪，這證章不是爸丟的，爸又說沒人來過，難道——（轉念）走，咱們上竹林去搜搜看！

王亞南：好的！（二人離窗向竹林去）

〔吳雄轉啓臥室門，探首張望，側耳細聽，不見動靜，持槍急趨窗前向遠處張望。〕

吳雄：（吐了口氣）走了！哼，這老傢伙嘴倒緊，沒把我提

出來，便宜了他們！可剛才老傢伙在窗前跟他們嘖咕的什麼？沒聽清。

〔徐名川從外面進來，吳急將槍藏褲袋中。〕

徐名川：（低頭嘖咕）唉，真煞風景，一頭的興緻想好好地來備一下課的，誰曉得倒白白被女兒教訓一頓！（見地上傳單，拾起）都是你這個撈什子害人！（扯碎傳單）

吳 雄：（陰沉）徐老！

徐名川：（抬頭）啊！老吳，你？

吳 雄：（故意）來的是誰？

徐名川：還有誰？我的寶貝女兒！噯，你剛才上哪兒去了？

吳 雄：嘻——我在灶門口抽了一枝烟。

徐名川：這——是做什么呀？

吳 雄：我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喊門，在這麼一個晚上，跑來個女人，噯，嫂夫人又去世了，我想，還是識點相，避一避的好。

徐名川：（爽朗）哈哈！你真是鑽到牛角尖裏去了。（故作正色）噯，你曉得我女兒來做什么的？

吳 雄：做什么的？

徐名川：來找你的！

吳 雄：（一驚，旋復鎮定）徐平又不在我班上，再說她根本不曉得我在這兒！

徐名川：幸虧她不曉得你在這兒，不然，真有點嘮嘮呢！學校裏的事，你不曉得？

吳 雄：我是一腳從家裏上你這兒來的。

徐名川：啊，這就難怪了。學校裏發現了特務！

吳 雄：哦！什麼時候？

徐名川：就剛才，同學們一追就追到我家門口，可特務不見了。

吳 雄：這麼說，徐平是上這屋裏來找特務的了，怎麼說是找我呢？

徐名川：剛才誰也沒上我屋裏來，除掉你老吳。

吳 雄：（乾笑）喝喝，這麼說，我吳雄的嫌疑很大了！

徐名川：從時間上看，是太巧着點兒。

吳 雄：（故作正經）徐老，我要告辭了。

徐名川：怎麼？

吳 雄：以我現在的身份，蹲在這兒，對你徐老可不太合適呀！

徐名川：（放聲大笑）哈哈！够了，够了，我們的玩笑開到這兒爲止。

吳 雄：（逼進一步）不，我還是走的好，免得瓜田李下，大家都（欲走）不便。

徐名川：（攔吳）瞧你比我小不了幾歲，可涵養比我就差得遠了，你剛才開我的玩笑，我就一笑置之，可你就連一句玩話也受不住了，你想，我真要懷疑你，我還跟你這麼談？剛才我女兒她們在這兒，我不早把你說出來？

吳 雄：正因爲你剛才沒說出我來，這就平白更加了幾分麻煩。

徐名川：哦，我原是怕麻煩，才沒提出你來的，怎麼倒反惹出麻煩來？

吳 雄：可不是，你想想看，要是趕明兒個，讓你女兒或者別人曉得我今晚上你這兒來過，可在他們今晚來捉特務的時候，你却瞞了他們，你說，這不是更叫人懷

疑？

徐名川：（摸頭）唉，我的腦子倒沒有轉這麼多的彎！（頓）不過，常言說得好，真金不怕火煉，政府也不能光憑這一點就下結論呀！

吳 雄：唉，如今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雖說是真金不怕火煉，可在大火裏考驗的滋味却也難熬呀！

徐名川：（猛立起）噯，你剛才不是從學校裏來？

吳 雄：（一怔）我——我是從家裏一脚上你這兒來的，這我不是跟你說過了？

徐名川：那你上我這兒來，學校裏沒人曉得了？

吳 雄：沒有。

徐名川：那就行，那就行。我負責一直不把你上我這兒來的事告訴任何人！說句良心話，我活這麼大，從來還沒說過謊呢！

吳 雄：（正中下懷，故意）我要真是特務呢？那你不成了特務的防空洞了？

徐名川：（戳到痛處）瞧你，別人說一句玩話，你就當真，現在談正經了，你自己倒又開起玩笑來了。

吳 雄：好，好，大家都不准再鬧玩笑了。唉，今天我是遇到你徐老的，要換個沒程度的，不能明辨是非的人，那真要叫人啼笑皆非了。

徐名川：我說你今晚就索性不走，幫我把“曹劉論戰”從頭到尾研究一遍。肚子餓了，廚房裏還有幾十個水餃，是薺菜肉包的，用油煎一下，別有風味。

吳 雄：怎麼，你自己燒煮呀？

徐名川：請的有個王媽，早來晚去。怎麼樣？我們就這麼

決定吧！

吳 雄：（懷疑地睨了徐一眼）這個——剛才你在窗口跟你女兒他們談了些什麼？

徐名川：談的話可多着呢，反正總是讓人不愉快的，這會子不談這些個了。今天你就決定不走了？

吳 雄：（胆怯地睨着窗外）這個——

徐名川：別這個那個的了，我曉得，你夫人又不在本市，就你一個人住在公寓裏，有什麼考慮的呢？（連打兩個噴嚏）不好，準是剛才開門關門的着涼啦！好吧，給你三分鐘考慮考慮，我去加件衣服來。（向臥室走去）

吳 雄：是呀，別看是初夏了，早晚還挺涼呢！

徐名川：（邊走邊說）唉，人老囉，什麼都不如人囉！（下）

吳 雄：（坐轉椅上自語）老傢伙留我在這兒住，看樣子沒安什麼壞心，可我哪有這份閒情來陪他啃死書？好容易闖過了一關，要再碰碰——（手無意觸着桌上證章，急抓起證章翻看號碼）一〇三〇？不是我的！（返顧自己佩帶的證章遺失，大驚）不好！（猛站起）

〔窗外雷電交加。〕

吳 雄：（奔向窗口，折回，站屋中央，神情緊張）下午我親記得還佩着！準是剛才丟掉的，要是丟在教室裏——沒有這麼巧吧？不，不能這樣盲目樂觀。（審視手中證章）一〇三〇，號碼不對——不管怎樣，先帶着再說！反正學校裏發證章的時候，也沒記號碼。（將證章放入袋中，轉念）不對，要是證章真被他們撿着了，明兒個學校裏查出徐名川沒證章，一定要追逼，逼到最後，老傢伙難免不會把今晚我上這兒來的事說出來，那更

麻煩了？唉，真是過了一關又一關！（急得捶頭）除非老傢伙想辦法把他女兒的證章偷過來才行！有誰會去懷疑到徐平呢？可老傢伙就肯這樣做了嗎？（低頭在室內來回踱）

〔隱約可以看見徐平、王亞南先後靠近窗口諦聽。〕

〔吳雄在小圓桌後面站定，猛以拳擊桌。〕

吳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讓我來試試看。老傢伙平素是不關心政治的，有時也會發發牢騷……今晚要能把他爭取過來，那才真應了羅道士替我看相的一句話：“因禍得福”了。要是他不答應——哼！那可別怪我吳雄手腕辣火！（注視臥室）唉，他換衣裳，這麼久了怎麼還不出來？別是玩什麼花樣？

〔蹑手蹑足向臥室走去。〕

〔徐平在窗外向王亞南急揮手，王點頭離去。徐平仍隱身窗外諦聽。〕

〔吳正蹑足至臥室門前，門猛啓，吳驚後退，徐名川，邊走邊束睡衣帶上。〕

徐名川：害你久等了？唉，家裏少個老伴兒就差得遠了，前兩天我也是看天暖和了，把件毛絨衣脫下來隨手一丟，這會子要到它了，找來找去找不到！噯，怎麼說？

吳雄：什麼怎麼說？

徐名川：你究竟走是不走？

吳雄：哦，你問這個——我決定不走了。（陰陰地）今晚上我是吃定你徐老了。

徐名川：着啊！這才像個老同事。

吳 雄：徐平不回來住？

徐名川：她在學校寄宿。

吳 雄：其實，這兒離學校也不算遠；嫂夫人去世了，應當讓徐平走讀，對你生活上也有個照顧。（在沙發上坐下）

徐名川：算了吧，小孩子，你還指望她在家裏照應？不要你來照應她就算好了！不過，我也不想爲了我來妨礙她的學習，你曉得她最近又被選上團支部的委員了，一天也够忙的。

吳 雄：我看如今學生真用在學習上的時間比過去要少得多，翻開課程表看看，每天頂多五節課，其餘時間都是集體活動。活動來，活動去，把些青年人的腦筋都活動死了，說得倒很中聽，加強學生的集體觀念。實際上混來混去時間都完了。

徐名川：（搖頭）不然，老吳，我看這些青年人倒真是學到了一些東西，拿徐平來說吧，比咱們在高中那時候的知識可實在多啦，理論上也很有兩下子。可我在高中那會還什麼也不知道呢，就是現在，有時候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我還遠不如她呢。（感慨地）啊！青年人不像我們成見太深，他們容易改造，容易進步。我有一個比方：年輕人接受新思想，是鑽子鑽木頭，比較容易；年紀大的人呢，是鑽子鑽石頭，困難是困難啦，但是只要工夫深，也還能鑽進去的，惟有像你我這樣的老教師呀！

吳 雄：是鑽子鑽到鋼板上去了，對不？

徐名川：不，是鑽子鑽到水裏！

吳 雄：水裏？哦，那不是比年輕人的思想還容易進步？

徐名川：鑽進去是很容易，可是鑽子一拔出來依然故我，一點痕跡也不留，難啊！（頓）我一直爲這件事苦惱着：抓到一本學習文件，看看都懂，說不上有什麼奧妙，可是一離開書本子，馬列主義也就跟着離開了自己的腦袋。（在轉椅上坐下）

吳 雄：依我看，馬列主義不過是藥中甘草，味味藥都要放這麼一點，可甘草本身呢，啥病也管不了。

徐名川：不，老吳，這我不同意，人家有馬列主義的人看問題深刻，準確，你不能不承認。很多問題上都不能不教人信服，就說前兒個集體備課討論我的教案的時候，魯副校長對那個勸阻曹劇不必干預國家大事的鄉人的立場分析得多確當！可我們幾位語文老師都沒有能看到這一點的。要拿語文知識來說，魯副校長連中學都沒有進過，但是，人家的眼睛爲什麼那麼亮，對問題看得那麼透澈呢，呵，你說？

吳 雄：可談到本市古漢語教師的權威，還得數你徐老呀！

徐名川：這份權威，現在倒確實變成我的包袱了！（頓）你怎麼曉得我在家裏的？今晚是上黨課呀！

吳 雄：這個……將心比心，我就沒去，我猜你徐老也準不高興去聽那枯燥的說教。

徐名川：不盡然也，我是硬給曹劇拖住後腿了，不怕你笑話，這幾天我做夢都夢見齊國跟魯國打仗。爲了準備這一次的教學，我把所有的休息時間都用上了。唉！政治學習差一點，別人還能原諒老頭子，可自己所教的學科是份內的事兒，要有了偏差，那就說不過去了！

吳 雄：（乘機挑撥）共產黨這碗飯真不好吃呀！過去做一個